

20140331 [有話好說]: 50 萬黑衫軍上凱道 馬執政最大危機？

註記：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，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

陳信聰：黃老師，你怎麼樣看待這件事？也就是包括白狼以及其他的這些所謂的勞工團體們，揚言明天也要搶回他們的立法院，那站在他們立場是說，憑什麼立法院學生可以占，而且一占就是兩個禮拜，所以他們要奪回來屬於人民的立法院，你怎麼樣看待這件事？

其實我覺得就和平的集會跟表示他們的意見，我覺得那個是大家都應該互相彼此尊重的，那在沒有妨礙現在既有的立法院空間，就是說學生已經維持起來秩序的情況之下，那我相信避免進一步的衝突，應該是在這一次可能他們來的時候，在議場裡面的學生最大的原則。那剛剛學生代表他們也很敞開心胸地說，他們事實上並不排斥跟他們進行公開的溝通跟對話，那只不過說具體的形式怎麼樣，那要怎麼樣來加以進行，可能還要進一步的討論。

陳信聰：不過這個可能比較特殊一點就是說，白狼的身份，那當然也不諱言他曾經是竹聯的老大，當然在前一陣子，前幾天上個禮拜的時候，在場外也有所謂的飆車黨的挑釁，甚至有導致流血，那當然也有在所謂的砍人的事件，其實是一直發生，難道不會為明天添增非常難以控制的變數？

其實在過去兩個禮拜當中，晚上的確是在青島東路，不管是靠中山南路還是靠林森南路那邊的路口，的確是有出現一些穿著黑衣的飆車族，那甚至有攜帶一些相對來講比較危險的物品的狀況，那不過到目前為止，我覺得我們的學生糾察，他們所展現出來的紀律，跟他們去維持那個秩序的能力，以我目前看到來講，其實相對來講都還不錯。那另外一方面，警方事實上也有在附近經過反應了之後，有加強警力在那邊進行巡守，那我個人是不願意在沒有比較清楚的證據的情況之下，去指稱說這些人是受到誰的指使，或者誰的教唆，那有什麼樣特定的目的來從事這樣的行為，那我只是可能要公開呼籲一下說，可能晚上在那邊進行這樣子的活動，可能對那邊抗議的學生，可能在心理上面，他們會造成了恐懼跟干擾。

陳信聰：我請教你假設問題，如果明天，不管是勞工團體，就是剛剛我們在新聞裡面看到那些勞工團體，或者是中華統一促進黨的黨員，甚至是白狼自己本身想要進議場，學生們會讓他進去嗎？

這個我沒有辦法代表學生發言，可能還是要由在議場裡面參與工作的學生們，那他們來做成一個決定，那不過就如同我剛剛所講的，維持一個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應該還是最高的原則。

(跳下一黃老師片段)

陳信聰：請教你，就是說所謂的學運下一步，我們看到昨天，的確人真的很多，其實不用再去argue說什麼十萬二十萬三十四萬四十萬五十萬，甚至有人講到七十萬，我覺得人數，你去追那個數字，當然也有人用AutoCad在去算人數，那警方也說我是用國際慣例來算，數字其實不是真的那麼重要，真的重要是說，幾十萬個人上街頭，我看到的民眾是憤怒的、是不滿的，可是這個憤怒不滿在七點多過後，全部都很快地、井然有序地離開了，離開之後留下了什麼？改變了什麼？所謂「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」的這個運動路線，它真的能夠改變現在你們不滿的情形嗎？

我覺得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運動路線，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，或者是我自己觀察的，是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沒有變更過，因為我們採取占領國會議場這樣一個強烈的衝突，主要是因為，你必須要從整個憲政民主的角度，來討論合法或是非法的問題，你如果說從整個形式上面的合法非法來討論這個問題的話，那事實上，這整個討論法律的層次也未免太低了，因為當初整個納粹它的興起，事實上是在所謂形式法治國的概念之下，所衍生出來的。

那我想從臺灣整個民主化的歷程，或者是說從憲政的角度的發展的歷程來看，我覺得現在的公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可能必須要具備這樣的素養。那第二個部份是，就昨天聚會的部份，因為對於，或許政府他們在進行一些媒體上面的渲染的時候，希望把我們抹成是一平暴民，我不曉得哪一個政府官員曾經使用過這樣子的詞彙。

那但是如果說從昨天的整個活動上面來講的話，其實我們其實不需要引發任何的衝突，我們其實真的不需要引發任何的衝突，站在台上的主持人，可能最後是飛帆在台上，他只要講一件事情，大家坐下，大家坐下，那個整個空間，事實上就占起來了。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展現出一種風範，一種態度，我們說到的話，我們做到，

我們說到的話我們做到。

那昨天時間上的確是有delay一點點，但那個完全是因為整個在流程安排上面，可能有一些人上去，cue他是講三分鐘，那他上去了，多講了幾句話，那個是很自然的，時間上面的延誤，就是整個時間上面的延續，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，最重要的目的是說，昨天我們非常準時，而且和平地散開，某個程度上是在對馬政府釋出善意，我們不是沒有那個，以這個運動它希望能夠促成的理念，或是達到的目標來講，並不是沒有那個實力，把那個空間占起來。

過去可能有一些運動，他們所採取的方式是說，他長期間的占領，譬如說過去可能紅衫軍的事件，我忘了他們總共占領了多久，他們採取的是長期間的占領，但是我們昨天，基本上就是一天的占領，給政府善意，那希望就我們所提出來的核心訴求，能夠聽到馬總統他積極的回應，那只不過說，到目前為止，馬總統他還是在迴避我們最核心的訴求，也就是「先立法，再審查」「先立法，再審查」這樣子的核心訴求。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局要怎麼解，恐怕解鈴還需繫鈴人，還是在馬總統身上。

(跳下一黃老師片段)

陳信聰：黃老師就您的理解，馬總統有退讓嗎？我們來看看幾次的很重要的一些改變，3月23號的時候，學生們其實，我們這節目也談到，學生的訴求就是四個，「退回服貿」，第二個「建立兩岸監督的機制法制化」然後再來就是說你要「先立法再來審」，立法前什麼都不能審有關於兩岸的，再來是要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」，馬總統在禮拜六，3月29號的時候講說，所謂的服貿這件事，支持退回到委員會逐條表決，可是不支持整個撤回服貿；然後呢，支持兩岸協議這個機制法制化，而且他還說盡可能在本會期結束前完成；然後呢，公民憲政會議，政府的態度說現在在整理評估相關的意見，還有說呢，還沒簽的或是還沒送立法院的兩岸協議，可以受到監督機制，已經簽的就不可以再走回頭路，為什麼學生認為說，很多人認為馬總統四條已經答應三條，可是包括您、包括學生說一條都沒答應，為什麼？

我想可能可以逐點來看，第一個是就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，我們在談的，是立專法，專法，一個完整的法律，因為你以規範需要的密度來說的話，你沒有一

部專法，那個規範的密度是不足以cover，牽涉到攸關臺灣人民未來發展這麼重要的一個協議的審議程序，但是馬總統那天在記者會上面，他說的是什麼？他說的是，就所謂的法制化你指的是什麼？我還記得應該是一個記者，他一個滿直接的提問，然後馬總統的回應是說，它包括的可能性是說，由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所授權的行政命令，透過行政命令來加以規範。

那當你在談法制化的時候，是透過行政命令來加以規，就透過行政命令來加以規範，這種具有本質上重要性的事務的時候，站在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講，跟我們這次運動訴求所要求的立專法，層次上面顯然就不一樣；第二個也是最核心的問題，先立法再審服貿，先立法再審服貿，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，而且我其實不太願意用讓步這件事情來加以形容，因為這本來就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，為什麼我說這本來就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？我上次在節目當中，甚至好幾次在立法院的公聽會當中，我就提了一個非常直接的問題，請問目前的立法委員，你們如果不先立法，你要審服貿的話，你是依據什麼法律的什麼程序來審服貿？到今天為止，我沒有聽到馬政府給任何的答案，真的沒有給任何的答案。

我也再次強調說，從去年黑箱服貿的爭議出現了以後，就有關於這個服貿協議要怎麼審？我們的馬政府的態度變更過好幾次，那也就是說，你在沒有完成法制化的情況之下，就有關於服貿審議的程序，它裡面所應該要去課予行政機關的義務，都沒有一個明確規範的情況之下，那你說那我們來逐條逐項審，那是要按照什麼基準來審？譬如說，就有關於裡面的條文開放的產業，特定承諾表，是不是可以附條件？是不是可以附期限？你完全沒有一個依據嘛，那你如果說，就現在這樣子的方式，彷彿是說，就兩個或者是幾個政黨，他們在立法程序的過程當中，在目前馬政府，它掌有國會多數席次的情況之下，那是不是它，就審議的程序、審議的標準，它要變就變，說變就變，制度性的擔保在哪裡？

(跳下一黃老師片段)

陳信聰：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一個制度性避免再發生？

沒有，他(賴岳謙)顯然有很多話還沒講完，我其實喜歡上你們節目，是不喜歡跟人家在那邊搶話，不過今天他顯然很多話沒講完，最後還是讓他說好了。

